

斯大林研究

第 5 辑

1995

中央编译局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

斯大林研究

第 5 辑

1995

中央编译局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

斯大林研究(第5辑)

主办单位 中共中央编译局
主 编 岑鼎山
编辑者 《斯大林研究》编辑部 电话 6163377-301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西斜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032
发行单位 《斯大林研究》编辑部发行组
开户银行 工商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33)
银行户名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辑部 帐号 890684-82

敬告读者

《斯大林研究》自 1993 年出版以来,以理论性强和资料丰富受到了理论、研究、教育工作者的欢迎,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情关怀和支持。许多读者对本刊的选材、栏目设置等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编辑部对广大读者表示深切的谢意。

第 5 辑是《斯大林研究》的最后一辑,根据上级决定,自 1996 年起《斯大林研究》将与我局出版的《列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合刊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新刊为季刊,仍将保持原三个刊物的宗旨与特色,主要介绍国外对马恩列斯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活动的研究、评论,刊登新发现的马恩列斯文献以及与他们著作有关的各种资料。辟有“新文献”、“理论研究”、“史料选编”、“人物与事件”、“学术讨论”、“书评与书讯”等栏目,每辑 20 万字左右,拟于 1996 年第三季度出版。欢迎订阅。

斯大林研究

目 录

新 文 献

斯大林谈电影《伊凡雷帝》第二集

(斯大林等人与电影《伊凡雷帝》创作人员谈话记录) (1)

斯大林 30 年代初同肖洛霍夫的往来通信 (9)

理论探讨

不应该害怕真理 亚·齐普科(50)

“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完成及其

悲剧后果 伊·叶·捷列宁(72)

传记与回忆

斯大林与最高统帅部 马·加列耶夫(96)

托洛茨基第三次侨居 H. A. 瓦谢茨基(115)

人物与事件

1937 年联共(布)中央二、三月全会材料

关于叶若夫同志报告的决议 (133)

2 月 26 日午前会议 (135)

2 月 27 日晚间会议 (170)

关于 1937 年联共(布)中央二、三月全会的

一些情况 (173)

格·伊·库利克元帅案件 (178)

关于所谓的“克—罗”案件(续)

(迫害苏联知识分子的一段历史) (217)

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史学家的命运 (250)

共产国际与中国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 列·托洛茨基(275)

总目录 (283)

斯大林谈电影

《伊凡雷帝》第二集

(斯大林等人与电影《伊凡雷帝》创作人员谈话记录)

(1947年2月25日)

谢·爱森斯坦
尼·契尔卡索夫

记录整理

我们应召来到克里姆林宫时已将近11点钟。10点50分来到会客室。11点整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出来领我们去办公室。

在办公室的尽里边坐着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同志。我们进屋后同他们打过招呼就坐到了桌边。

斯大林同志说：

你们写了一封信。今日答复有些迟了。本想作书面答复，但觉得还是谈谈好，由于我很忙，没有时间，所以拖了很久才决定在这里会面。我收到你们的信是在11月份。

日丹诺夫：是的，您在索契就收到了这封信。

斯大林：你们对历史有研究吗？

爱森斯坦：多少有点儿。

斯大林：多少有点儿！我对历史也知道得不多。你们对禁卫军的刻划是不正确的。禁卫军是沙皇直辖的军队。为有别

于随时可能卷旗罢战的封建主军队，成立了正规的军队，进步的军队。你们把禁卫军演得像是三 K 党。

爱森斯坦：三 K 党戴的是白色尖顶帽，而我们的禁卫军戴的是黑色尖顶帽。

莫洛托夫：这没有原则区别。

斯大林：你们把沙皇演成了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就像是哈姆雷特。总是别人告诉他应当做什么，而不是他自己作出决定。

沙皇伊凡是一个伟大而英明的统治者，如果把他同路易十一作比较（你们读过有关路易十一为路易十四奠定专制制度基础的书吗？），那么伊凡雷帝同路易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伊凡雷帝的英明之处在于，他始终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不允许外国人进入自己的国家，从而防止了外来影响向国内渗透。

在刻划伊凡雷帝时，这方面有些偏差和失误。

彼得一世也是一个伟大的君主，但他对外国人过分纵容，国门开得过大，听任外来影响向国内渗透，听任俄国德意志化。叶卡捷琳娜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再往后看，难道亚历山大一世的宫廷是俄罗斯宫廷吗？难道尼古拉一世的宫廷是俄罗斯的宫廷吗？不，他们的宫廷是德意志的宫廷。

伊凡雷帝采取的一个令人称道的措施是，他第一个实行了对外贸易垄断制。实行这种制度，伊凡雷帝是第一个，列宁是第二个。

日丹诺夫：爱森斯坦塑造的伊凡雷帝成了一个神经衰弱的人。

莫洛托夫：总的来说影片注重心理描写，极其强调内心矛盾和个人感受。

斯大林：应当正确地表现历史人物的风格。例如，在第一集中，伊凡雷帝长时间地与妻子接吻，这是不真实的。在那个时代这样做是不容许的。

日丹诺夫：影片带有拜占庭倾向。而这在当时也是没有的。

莫洛托夫：第二集中处处可见拱顶建筑和地下室。既看不到莫斯科的繁华，也不见人民的影子。表现阴谋、镇压是可以的，但不应局限于此。

斯大林：伊凡雷帝是一个极其残酷的人。表现他的残酷是可以的。但应当说明为什么要残酷。伊凡雷帝的一个错误就是没有彻底铲除五大封建家族。如果他消灭了这五大家族，那就根本不会出现混乱时期了。而伊凡雷帝不管是处死谁，过后总是后悔不已，忏悔个没完。在这方面妨碍他的是上帝。应当更果断一些。

莫洛托夫：应当正确地反映历史事件。例如，就拿杰米扬·别德内依的剧本《勇士们》来说吧。杰米扬·别德内依在剧本中对罗斯受洗加以嘲弄，而实际上接受基督教在那个历史阶段是进步的现象。

斯大林：当然，我们不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不能否定基督教在一定阶段的进步作用。这个事件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这表明俄罗斯国家开始同西方接轨，而不是向东方发展。

斯大林同志在谈到与东方的关系时说，伊凡雷帝急于把刚刚摆脱了鞑靼人桎梏的俄罗斯统一起来，是要使其成为抗击鞑靼人可能发动的侵袭的堡垒。阿斯特拉罕虽被征服，但随时都可能向莫斯科进犯。克里木的鞑靼人也可能这样做。杰米扬·别德内依对历史前景的估计是不正确的。当我们动工

将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纪念碑移到瓦西里升天大教堂近旁时，杰米扬·别德内依表示反对并写信给我（斯大林同志指指自己），说根本就不应当保留纪念碑，应当彻底忘记米宁和波扎尔斯基。我在给他的复信中称他为“数典忘祖的伊万”。历史我们是无法删除的。

接着斯大林同志就伊凡雷帝的形象处理谈了几点意见，他说马柳塔·斯库拉托夫是一位杰出的军官，在与立窝尼亚的战争中英勇牺牲。

契尔卡索夫同志在谈到批评有益、普多夫金经过批评拍出了一部好影片《海军上将纳希莫夫》时表示：“我们相信我们会干得同样出色，因为我不仅在银幕上而且在舞台上都塑造过伊凡雷帝的形象，我已爱上了这个形象，我认为我们改编的电影剧本可以说是准确和真实的。”

对此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好吧，那就试试看。

契尔卡索夫：我相信改编定会成功。

这时斯大林同志说：“愿上帝保佑我们天天过年”（笑）。

爱森斯坦问斯大林对影片还有哪些专门指示。

斯大林同志回答：“我不是向你们作指示，而是作为一个观众谈谈看法”。

日丹诺夫同志说，爱森斯坦过于喜欢阴影，他用伊凡雷帝的大胡子转移了观众对剧情的注意力，伊凡雷帝为了使人们看清他的大胡子，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抬起头来。

爱森斯坦答应日后把伊凡雷帝的胡子剪短。

斯大林同志在谈到《伊凡雷帝》第一集中的一些演员时说：“库尔布斯基演得极为出色。斯塔里茨基（由卡多奇尼科夫扮演）演得也特别好。他逮苍蝇的技术特别高。都要当沙皇了，

还用手逮苍蝇。这些细节是需要的，它们有助于揭示一个人的本质。”

斯大林同志说：好吧，问题到此可以说已经解决了。至于完善主题思想、把影片拍好，就由契尔卡索夫同志和爱森斯坦同志去做吧。

他又补充说：请将这个意见转告博利沙科夫。

契尔卡索夫同志询问对于影片细节和对伊凡雷帝外貌的意见。

斯大林：外貌符合实际，没有必要改变。伊凡雷帝的外貌很好。

契尔卡索夫：影片中可不可以保留斯塔里茨基被暗杀的情节？

斯大林：可以保留。暗杀在过去是常有的事情。

契尔卡索夫：我们的剧本中有马柳塔·斯库拉托夫勒死都主教菲利普的情节。是否需要保留这个情节？

斯大林：要保留这个情节。这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正确的。

莫洛托夫说，对于镇压总的来说是可以也是应当予以表现的，但应当表明为什么要进行镇压，原因是什么。为此应当表现国务活动，不要光是地下室和密室中的情节，而要表现英明的国务活动。

契尔卡索夫就今后剧本的改编谈了自己的设想。

斯大林询问影片的结尾将如何处理。怎样拍得更好些，因为还有两集即第二集和第三集，或者说我们对此有何通盘考虑。

斯大林：你们的影片将如何收尾呢？

契尔卡索夫说，影片的结尾将处理为：立窝尼亚被击溃，马柳塔·斯库拉托夫壮烈牺牲，向海洋进军，伊凡雷帝站在海边，对周围的将士们说：“我们已经立足于海上，我们将要继续这样做”。

斯大林：这样结尾符合事实。恐怕还有点儿不够。

契尔卡索夫询问将来剧本的草稿需不需要拿到政治局审读和批准。

斯大林回答：剧本用不着送审，你们自己处理好了。一般来说光看剧本作出评判是困难的，还是谈拍成的影片容易些。

斯大林对莫洛托夫说：您一定特别想看剧本吧？

莫洛托夫：不，我不太在行。还是由博利沙科夫看吧。

爱森斯坦说，如果摄制这部片子时没人催促就好了。

这条意见引起了在座的所有人的热烈反响。斯大林同志说：“无论如何你们都不要急于求成，而且凡是匆忙搞出来的影片我们都将扣住不发。列宾的《扎波罗热人》这幅画整整画了11年”。

大家一致得出结论：只有付出长期劳动才能真正拍出好的影片。

斯大林同志针对《伊凡雷帝》这部影片说，如果影片需要拍一年半到两年，甚至三年，那你们就按这个期限去做好了，只要影片能拍得好，只要影片能做到“精雕细刻”就行。

斯大林同志说：总之，我们现在应当提高质量。影片可以少拍一些，但质量要高。

他说，采利科夫斯卡娅其他角色演得很好。她的表演很出色，但她是个芭蕾舞演员。

我们说，无法把另一个女演员从莫斯科请到阿拉木图。

斯大林同志说，导演应当有股子韧劲，要求做到他需要的一切，而我们的导演往往过于轻易地就放弃了自己的要求。

爱森斯坦同志说，找阿纳斯塔西娅找了两年。

斯大林同志指出，演员扎罗夫对其在影片《伊凡雷帝》中扮演的角色态度不端正、不认真，不像一个威严的军官。

日丹诺夫同志：这不是马柳塔·斯库拉托夫，而成了随便一个戴大礼帽的人。

斯大林同志说，伊凡雷帝是一位民族意识较强的沙皇，是一个较有远见的人，他不允许外来影响渗入俄国，而“彼得鲁哈却打开了通往欧洲的大门，放进了太多的外国人”。

谈话结束时斯大林同志祝大家成功并说：“愿上帝助你们一臂之力”。

我们互相握手并告辞。谈话于零时 10 分结束。

以下是几点补充：

日丹诺夫同志还说，影片中宗教仪式出现得太多太滥。

莫洛托夫同志说，这造成了某种神秘色彩，而这是不应当如此大加渲染的。

日丹诺夫同志接着说，大教堂里的“炉中得救记”那场戏场面拍得过大，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

斯大林同志说，跳舞时的禁卫军拍得像是野人，并使人觉得和腓尼基人和巴比伦人有某些相似之处。

当契尔卡索夫同志谈到他已经多年在电影中和舞台上扮演伊凡雷帝这个角色时，日丹诺夫同志说：“我已安安稳稳当了 5 年多沙皇了”^①。

① 这是普希金的剧本《波利斯·戈东诺夫》中波利斯·戈东诺夫的一句独白。

契尔卡索夫同志伸手去烟盒拿烟时问斯大林同志：“可以抽烟吗？”

斯大林同志说：“禁止吸烟的决定好像还没有。我们是不是要举手表决呢？”他示意可以抽烟。

补遗(关于剧本)。

当谈到剧本不需要报批时莫洛托夫同志说：

剧本不需要报批，再说爱森斯坦同志在这段时间内大概已经对有关伊凡雷帝的所有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考虑。

斯大林询问了爱森斯坦的心脏病情况并说他的气色看起来非常好。

原载《莫斯科新闻》1988年第32期

(赵国顺 译)

斯大林 30 年代初 同肖洛霍夫的往来通信

编者按：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 1994 年第 3 期发表了 30 年代初斯大林同肖洛霍夫的一组往来书信。这套材料由 Ю. Г. 穆林整理，并由他撰写了引言和注释。

引言中提到，斯大林 1932 年 6 月 7 日致信拉·莫·卡冈诺维奇，信中的一些话表明斯大林与肖洛霍夫的关系不错。当时正在索契休息的斯大林写道：“《新世界》发表了肖洛霍夫的一部新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这是一本有趣的书！看来肖洛霍夫对顿河地区集体农庄的情况是熟悉的。依我看，肖洛霍夫这个人有很高的艺术才能。另外，他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作家，所写的东西都是他非常熟悉的。”

现将这些书信译载如下。

1. 肖洛霍夫致斯大林

（1931 年 1 月 16 日于韦申斯卡亚镇）

斯大林同志：

北高加索边疆区所属几个区的集体农庄的情况实在令人触目惊心，我认为有必要直接向您作汇报。

在完成了粮食收购计划的集体农庄，为每头役畜留下了约 10 普特的硬饲料：谷子、糠麸和清选后剩下的谷底子等。这

些储备饲料要一直吃到春耕开始。可是,由于1930年秋的割草季无草可割(草被烧光了),马和牛就由吃牧草改为吃禾秸和糠粃。

秋季不很冷的时候搞了秋耕。秋耕结束后牲畜已经相当虚弱,再加上没有正经饲料,只吃禾秸,牲畜虚弱到了极点,到12月份,由于吃不上饲料而开始死亡。

形势到底有多么严峻,您可根据下列数字作出判断:米列罗沃区“红色灯塔”集体农庄(还算是模范农庄呢!)的65匹马中有12匹死亡。能走动的马仅有4匹,其余的都趴圈了。卡沙尔区诺沃帕夫洛夫集体农庄第1生产队1930年秋季有180匹马,到今年1月12日,只剩下了67匹马,死了113匹。其他生产队的情况也不比这里好。

每天平均有3—4匹马死亡,有时还更多一点儿。多数集体农庄的牲畜不是大批死亡,就是极度虚弱。韦申斯卡亚区死亡的牛和马的数量达到1000多;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如果集体农庄不能在最短时间内保证牲畜的饲料供应,那么到开春时只能保住20%—30%的牲畜,而且这20%—30%的牲畜也是干不了活的;这样一来就会对春播生产形成直接的威胁。

为了不占用您的时间,我不想再多举例子,也不想再把其他农庄死亡的牲畜数字都一一罗列出来。我只告诉您,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绝大多数集体农庄都有类似现象,这就足够了。

斯大林同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原顿涅茨专区一些区的情况简直糟透了。这样管理下去是不行的!区级报刊唯唯诺诺,一声不吭,党组织不采取措施改善对还活着的牲畜的饲料供应。每拖延一天,国家就要为此付出数千卢布的代价。

凭这样的“管理状况”无法向个体农民证明集体农庄比个体农户有优越性，也不能扭转现在的局面。集体农庄庄员在精神上被压垮了，他们还得看个体农民的脸色，因为当他们拖着死马从人家门前走过时，人家的牲畜不但没有死，而且活得挺健壮。

我乘车跑过五六个集体农庄，见到了他们是如何喂马的：把糠秕撒进食槽，几匹马用嘴在食槽里拱来拱去，把溅出的糠秕踩在脚下，与马粪捣在一起；一个小时过后喂马人从马的脚下把糠秕收拾起来，再倒回食槽。许多集体农庄根本不赶马出去饮水，不是怕麻烦，而是因为马走不到饮水的地方，它们都趴着。

在饲料奇缺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乌克兰人聚居区），膘肥体壮的国营农场的马匹，让人看来总有点不舒服。国营农场都建立在过去的地主庄园上，这常常会使集体农庄庄员暗自作起对比。国营农场不缺谷物。一位集体农庄庄员——过去的游击队员，目光充满敌意地说道：“地主老爷的家畜过去就是一流的……”国营农场已经被人们称为“苏维埃老爷的庄园”。这些人就是 1919 年同哥萨克人拼死搏斗过的外来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红色游击队员和志愿参加红军的战士。

现在简单谈谈肉类的收购情况：从边远的几个区往一个站调拨牲畜，不管是怀了犊的母牛、公牛还是绵羊都一起赶来。公牛与母牛打架，致使母牛“流产”，就在大道上或旷野中生犊，离有人烟的地方往往要相隔 10—20 俄里，当然会半路死掉。我在奥利霍夫角镇到新巴甫洛夫卡镇之间（30 俄里）就看到 3 头死了的母牛。在新巴甫洛夫卡镇，一头怀了犊的上等德国种优质母牛遭到公牛袭击后奄奄一息地躺着，直到傍晚